



前像母聖

著清獨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5966B

創作叢書

聖母像前

王獨清著



上海
樂華圖書公司
1931



~~117776~~ 117776

1931 4 15 出版

1931 8 15 再版

1001—2000

版權所有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

目 次

序 詩	1
I 悲哀忽然迷了我底心	
聖母像前	1
II 流罪人語	
離後	9
流罪人的預約	10
月下的病人	11
淹留	12
Neurasthénie	13
III 失望的哀歌	
I	15
II	17
III	18
IV	19
V	23
IV 頹廢	
我底苦心	31

[1]

236362

玫瑰花	32
Une jeune vagabonde persane	34
Adieu	35
Now I am a choleric man	37

V MELANCHOLIA

此地不可以久留	39
勞人	41
三年以後	42
我從 Café 中出來……	44
最後的禮拜日	46

VI 飄泊

我飄泊在巴黎街上	53
弔羅馬	51
別羅馬女郎	66
但丁墓旁	67
動身歸國的時候	69

序

我是個精神不健全的人，
我有時放蕩，我有時昏亂……
但是我却總是親近着悲哀，
這兒，就是我那些悲哀底殘骸。

我是個性情很孤獨的人，
我不求諒解，我不求安慰……
但是我却總是陪伴着悲哀，
這兒，就是我那些悲哀底殘骸。

——哦，我底悲哀底殘骸，哦，我底悲哀底殘骸，
你們去罷，去把和我一樣的人們底悲哀快叫起來！

九 三月 一九二六

[1]

悲哀忽然迷了我底心

聖 母 像 前

“……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而得孔子，……丘生而梁紇死，……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史記）

I

我獨行在荒涼的市中，
悲哀忽然迷了我的心，
我走進了一個老 Musée 底門；
滿壁上都是半古的圖畫，都是已死的世紀中之人形，

.....

我却只是在這些四圍的圖畫中往來地搜尋，
總想尋出一張我心中悲哀底肖影，
哦，這不是 Giudo Reni 底 Mater dolorosa！
好一幅合我心境的圖畫！
畫中的人，你兩眼含着痛淚，哦，馬利亞！
你是在仰看你受着磔刑的私生兒麼？
私生兒，私生兒是你羞辱中的產物！
我想起你在馬槽中的那一晚，

是怎樣的冷寂而難堪！
痛呀！痛呀！我底心痛呀！
我底眼光卽刻被淚溶化。
好模糊的境地喲，啊，好模糊的境地！
畫中人忽然隱退，
却是一個奇異的景色
在我底眼前來代替。

II

——啊啊，一個早秋的山丘呀！
啊啊，一個跪着在祈禱的女郎呀！
她散着她底長髮，
她披着一件黑衣，那樣寬！那樣大！
她臉上滿罩了羞辱，
她眼中悔恨的淚，不住地流；
秋風吹動了她底黑衣，
她底長髮也飄舉在空際，
她卻只是不動地跪着哀啼……
哦，這不是尼丘之山麼？

跪着的人，不是顏氏女麼？

是的，顏氏女！她褪了色的唇兒正在微動，

哽咽的嚶！顫抖的嚶！

她吐出這樣悲慘的訴聲！

III

“神，尼丘之神！

像我這樣犯了罪的人，

如何敢與你接近？

我就把我蒙羞的聲喉哭損，

我就把我可恥的淚泉流盡，

唉，我也不敢求你降恩！

但是，你知道我過去的人生；

我爲了火一樣不可遏抑的慾情，

捨了我處女之身；

這一場發狂的痕印，

已牢貼在我不潔的身中！

神，尼丘之神！

我只祈禱我這不潔的身中，

養着個絕世天才的生命，
使他降生後，造成偉大的人格，哦，神！
把我底恥辱一齊洗淨！”

IV

那又是誰？一個人在顏氏女底身後出現，
他那寬袖的長衣，
他那高頂的峨冠，
他那掩住了頰頰的亂鬚，
他那含着愁苦的容顏……
哦，孔叔梁紇！他正扶着重病！
他凝視着跪在地上的愛人，
他用雙手緊握着前胸，
心痛麼，病勢不支的叔梁紇嚟？
他像有如結的愁腸，
知道他底生命已難久長，
他留給了他愛人一個未出世的孤兒
還要他愛人隻身受苦去撫養！

Ⅴ

愛人呀，你不要再哭罷！”

叔梁紇彷彿在呻吟中斷續地說話，

“我這陪伴你的生命，

已如那秋後之花！

愛人呀，你因我忍着自己切身的疾苦，

你因我受着人間殘酷的欺凌；

我此身有一刻的熱氣，

我此心便有一刻的隱痛！

哦，我將死的遺囑，

現在且不妨對神說明：

若是我死時，孤兒降生，

我底埋骨處，切莫使他去認，

免得，免得污傷了他那嫩弱的深心……”

他底話未曾說完，

顏氏女被這劇烈的悲哀催得顏色突變，

啊啊，她，她伏在地面……

風！風！風就把她底散髮吹得十分零亂！——

VI

這悲劇底活現，

驚得我底心在胸中猛跳，

哦，幻景消失了！

我還癡立在馬利亞底像前；

只有淚還在我眼裏潮潤；

留在我眼前的，還只是一個裸着半身的畫中人！

畫中人，你總是這樣愁悶！

你還在仰看你底私生兒？

你還在仰看你私生兒所上的十字架？

你是東方的顏氏女麼？你還是西方的馬利亞？

顏氏女！馬利亞！你兩個是東與西的私生兒之母！

私生兒之母，你兩個是東與西的悲哀之母！

私生兒之母，你兩個是東與西的智慧之母！

.....

現在我醒了，醒了：

我眼前的馬利亞，我心上的顏氏女！

智慧是由悲哀造成，悲哀，是永遠不死！

哦，智慧的尋求者！哦，我！

我要先尋求悲哀去，

我要以悲哀的尋求，爲我人生底開始！

三〇 一月 一九二三

(III)

流 罪 人 語

Αἰαῖ, αἰαῖ, δύστανος ἐγὼ,
ποῖ γὰρ φέρομαι τλάμων; πᾶ μοι
φθογγὰ διαπωτάται φοράδην;
ὦ δαίμον, ἔν' ἐξήλλου.

Sophocle

醒 後

時候到了，我不應當再留戀。早晨的風，吹得我好冷！蓋住一切的露水，浸得我好濕！

唉，我這個棄了人的人！

這兩年來的生命那裏去了？心中的熱呀，眼中的淚呀，口中的祕語呀……

但是時候到了，我應當忍着苦早一點走：就任風把我冷透！就任露水把我濕遍！

唉，我這個棄了人的人！

流 罪 人 底 預 約

我去了，去了，熟黃的葡萄園！

唉，我底葡萄園，就讓那很惡的鄰人去砍燒罷；
我只願我再來時，我再來時能拾得灰土裏僅存的一
張枯葉……

我去了，去了，縞素衣的未婚妻！

唉，我底未婚妻，她在可怕的肺病中斃了！我
準備我再來時，我再來時向冷風下荒草堆的路旁去
尋訪孤墳……

月 下 的 病 人

夜靜了，只有冷白的月兒照着我底路。

哦，叫起我 *nostalgia* 的在我腳下的粗暴死葉
聲……

可憐的故鄉嚟！那里剩了些半額的墳，那里剩了些已枯的草，那里剩了些落花化的泥。

可厭的故鄉嚟！我在那里失了些羞，我在那里發了些狂，我在那里造了些哄人的愛。

懷疑而作難的我……

但是，風在我身後不停地哭，我卻禁不住在這月兒照着的路上走得更快了。

淹 留

你歌罷，歌罷，我這個亡命的人在這兒傾着耳聽呢！除非你怒了，或是倦了，——要是你底聲不止，我總是不去的。

你底聲中流出了些處女的恥氣，你底臉上有些不自禁的蕩情，——你歌罷，歌罷，我這個亡命的人在這兒傾着耳聽呢！

月兒由窗外穿進，穿進了這 *mosquée* 底廣庭。你底歌興還未足麼？……你，你用這浪費喉間的生涯，送了長緩的白晝，又送這短急的黃昏；要到怎樣的光景，纔是你止歌的時候嘍？

NEURASTHÉNIE

這是個可以致死而不可治的心病，醫生向我這樣說了！

唉唉，我等着罷，等着罷……

我真不願，不願再在這地球上住了！這地球，這地球是一個已經腐敗了的土塊；人類呀，不過是這土塊上的 rouilles……是的，是的，我常見的都是些可厭的男女！這些男女只有饑餓，只有情慾，只有遺傳與習慣的每日的蠢動……

唉唉，我等着罷，等着罷……

黑夜底濃色纔由空中緩緩地落下，我一個人，在暗光的街燈旁與冷空氣抵抗地立着。向我復讎的狂風把地上的枯葉一一吹起；這些枯葉，都像是對我襲擊似的，在逞行着亂暴。啊啊，我底煩燥快要把我底前胸裂破了！裂破了！現在正是人們完了工作的時

候，這街上，這街上，這街上：年青的男女們都互做着他們底挑笑；無用的老人們都聚在 Café 內過他們底酒癮；衣裳整齊的先生們，都攜着他們底婦人，孩子在安閒地走遊……啊啊，那街角上是羣衆忽出忽進的 bal 嚙！啊啊，bal，bal 中開始了催我嘔吐的聲響：piano，violon，男女跑着發瘋的脚步……

唉唉，我等着罷，等着罷……

我真不願，不願再在這地球上住了！這地球，這地球是一個已經腐敗了的土塊；人類呀，不過是這土塊上的 rouilles……是的，是的，我常見的都是些可厭的男女！這些男女只有饑餓，只有情慾，只有遺傳與習慣的每日的蠢動……

唉唉，我等着罷，等着罷……

這是個可以致死而不可治的心病，醫生向我這樣說了！

〔III〕

失 望 的 哀 歌

雨只是這樣的淒淋，
滴傷了我底深心。
我底深心，正感着急痛，
在想起昨日我別時的愛人：
我底愛人喲，
她底雙眉鎖得很緊，
她底兩眼被淚浸溶；
她可憐的唇兒
已褪了胭脂般的緋紅……

雨只是這樣的淒淋，
濕透了我底靈魂。
我底靈魂，飛到昨日的舊境，
抱着了我不能見的愛人：
我底愛人喲，
好像雙眉仍鎖得很緊，
兩眼却閉着不動；

那可憐的唇兒，
啊，竟然是僵冷如冰！

II

Saône 河 Saône 河，
你在汎着青波！
你傍邊坐了個孤人，
一個，一個失望了的我！
我，我只想跳進你波上的漩渦！
我只想跳進你波上的漩渦，
就任你把我來東捲，西播，
就任你把我送呀，送呀，
一直送停到她門前的那個石坡……
那石坡，她出門時便要在上面走過，
我便長眠在那兒——
哦！每日裏好接近她可愛的雙腳！

III

黑夜底冷雨落得不歇，
我獨在這條荒徑上返復徘徊，
哦！我獨在這條荒徑上返復徘徊，
往日底舊事就向我底回憶中湧來！
當我住在那河底南岸時節，
也有過這樣的一夜。
那一夜，雨也是儘打着樹葉，
我也是踏遍了滑苔。
但是那時節的我呀，
是爲着她，爲着她，在等待……
那時節的我是爲着她在等待，
雖然我底全身都被濕溜掩埋，
我却總覺得是我底心兒甘愛！
決不像今夜的我呀，
唉，只是倦怠，只是悲哀！

IV

唵，太陽拖着夕暮的光輝，
涼風開始了愁人的號吹！
我在這高欄的橋上癡立，
隱帶着一種傷感的迷惑。
唵，人生正像是這片河水，
過去的那些奔流的波迹
是再也不回！

是的，使過去的生命再回，誰也不能！
不管是歡樂，悲哀，不管是友誼，愛情
不管是沈醉，希望，非常溫柔的心境，
不管是寶貴的眼淚和誠意的誓盟！

但是我不是享受過最可愛的時間？
我不是有永遠地不能忘記的紀念？

唵，回憶罷！唵，回憶罷！
在這憔悴般的夕照下，

我願我病瘡的心向沈夢中去安眠！

哦！一個溫和而早暖的春天，一個溫和而早暖的春天，
只有我和她，對坐在一所幽靜的廣軒。

被陽光射滿了的窗扉在半開，半掩，
那沒有塵埃的庭地都是mosaique的花磚。

她披着件單薄的長衣，色澤很是素淡，
越顯得她臉兒蒼白，瘦弱，可憐；

像病了一樣的，她略露着怯懶，
不曾梳理的黑髮蓬鬆在她潔淨的額間。

一個作畫的檯架放在她底當面，
她用她那可愛的右手描着我底容顏；

她描好幾筆，便轉過她動人的眼兒來把我一看，
看過後，又舉起手兒去在檯架上細描一番。

此時只有和靄的沉默把四圍占據，

我覺得，這世界上除我和她以外，一切都像是早已消
失。

我覺得她是高貴而莊重，却沒有一點兒虛驕的氣質；
我覺得她有嫵媚的姿態，雖然是不會修飾。

我覺得我已改變了生活，再不像是個勞苦的浪子；
我覺得我今生最愛的是她，並且，是爲了她，我纔在
這世界上寄居！

我陷入了陶醉的境狀；就這樣無言地和她對坐，
任她不停地看我，不停地描我，——作着她那優美的
工作。

我就這樣無言地和她對坐，她就不停地作着她底工
作，

一直到窗扉上的陽光快要沉沒：

她纔放下了筆兒，帶着工作後的煩悶，

無氣力地在做着她嬌困的欠伸；

我走向前去扶着她慢慢地起立，我底鬢磨着了她底
鬢，

我底手觸着了她底纖手，我底肩和她底柔肩相親，

我們都倚在窗邊，——窗外有薔薇的棚架，

又有茂盛的丁香，滿開着紫色的繁花。

微風由 marronniers 底頂上緩緩落下，

攜着些輕冷，來吹動她底黑髮。

只有我和她，倚在窗邊，送着陽光淡紅的薄影，

此時除了那些樹枝顫抖的音響，再沒有別的喧聲。
她忽然把頭兒靠到了我底胸前，好像耐不住那侵人的
輕冷，
哦，就這樣！我們是漸漸地，漸漸地隱在了黃昏之
中……

嗚，真可追想的那些可愛的時間！

嗚，永遠地不能忘記的那些紀念！

我伏着橋上的高欄，

癡望着水上的綠漣。

回憶罷！回憶罷！

我願我底心呀，

就儘管這樣在沈夢中安眠！

她底眉兒是怎樣的表示着她純潔的性格！

她底唇兒是怎樣的泛着那嬌潤的顏色！

她底臉龐是那樣的秀媚，美好！

她底身裁是那樣的端莊，窈窕！

她底裝束又是何等的優雅，孤獨：

那淡青的頸巾！那薄黑的衣服！

她雖然是像有說不出的憂愁，失意，
常借她本來穩重的態度，守着厭煩多言的靜默，
但是那傷害年青的，悲苦的痕迹，
却一點也不會上她姣嫩而白皙的前額！
她底眼兒雖然是不肯向人多看，
常矜持地下垂，好像含羞一般，
但是她那傳達着情緒的眼臉，
怎能掩住她眼兒裏的明淨，新鮮！
她底頭髮和她底衣服是一樣的色澤，但却更要濃厚，
光滑；

她嬌弱的雙肩，又像勝不起她衣服底輕壓；
沒有一種音響像她聲兒那樣使人感得甜蜜；
沒有一種動搖像她步兒那樣能把人引得癡迷；
她底淺顰能教人發見她姿致是分外娟妙；
她底微笑能誘人證出她底精神確是清高——
啊，她那清高的精神！啊，她那清高的精神！
她底舉動是無處不流露着大方，溫存！
並且她那不施脂粉的素頰，不多整理的鬆鬢，

使人一見便知道；她從來不用無聊的修飾去消耗光陰！

噫，真可追想的那些可愛的時間！
噫，永遠地不能忘記的那些紀念！

我伏着橋上的高欄，
癡望着水上的綠漣。

回憶罷！回憶罷！

我願我的心呀，

就儘管這樣在沈夢中安眠！

哦！使我最不能忘記的是那一早晨，
她很匆忙地走進了我在等着她的那個 Salon 底寬門。
她是還穿着她長裾的寢衣，還沒有顧得梳裝，整頓：
她底黑髮還散披在肩頭，她蒼白的頰上還帶着睡痕！
她纔看見了我，便奔向前來，用她半裸的兩臂抱住我
底頸項，

仰起她底臉兒在向我訴說，但却哽咽得不能成聲：
她底眼兒在漲着熱淚，她底胸兒在起着鼓動，

她那不能抑止的感情，竟使她失了平日裏的鎮靜，從容！

她在斷續的向我訴說，她說她是犯了罪過，
她說她從此要謝絕一切人生的快樂；
她說她明知道不應該在那樣的環境中愛我，
但她自主的能力，她克制的意識，却都完全被我收沒；
她說爲免除各人底煩惱，困難，
她只好讓我遠去，不敢強我再在她底身邊留連，
若是將來有一天，有一天我要來和她再見，
那便請我不要忘记了，以後她底住所是最幽靜的墳園！……

哦！她儘管向我訴說，任熱淚把她底臉兒浸洗，
她酥軟的胸兒是鼓動得更促更急。
她底悲苦純然是真誠底流露，沒有一點兒假意：
她是怎樣的倒在了 Canapé 之上，幾乎，幾乎窒閉了
呼吸！

哦！只有她，纔能觸動我深奧的靈魂！

哦！只有她，纔是我真正的愛人！

我瘋了一般的抱住她，在她冰冷的額兒上狂吻，

她額兒上爲我出的那層薄汗，直沁痛了，沁痛了我底
內心……

那一早晨是暴風像要把樹木吹折，
斜雨濕遍了寂寞而嫩寒的長街，
我低着頭走下了那個莊園門前的白滑的石塔，
遂與我一生唯一可戀的，一生唯一可戀的寓所，作了
最後的告別。

俺，過去的生命怎麼就這樣在失望中消亡！
所餘留的却僅僅是一個結在心上的病瘡！
但是她底容貌，言語，到死也留在我底心上
雖然我是再不能靠近她底身旁！

現在四面都已經入了沈默，
河水底顏色也變成了黯黑。

停止罷，我底沈夢！

爆裂罷，我底哀痛！

那些紀念，

那些紀念，

已把我底心湧滿：
我願我底全身呀，
快到地下
去作永遠的安眠！

唉！我願到野地

去掘一深坑，

預備我休息，

不願再偷生！

我設想；若是我短命死後，
那廢路邊定有一座濕墓
在亂草裏孤立地掩着我底瘦骨。

我設想，那時正是悲愁的秋季，
冷風從病林內向外號吹，
可憐的落葉便把我底墓來繞圍。

我設想，晝色是短促地消亡，
月兒已出在很高的天上，
照得我長眠處是一片的荒涼。

我設想，那沈靜中忽響着寂寞的步音，
由遠方小徑上來了我底愛人，
她還是舊日的容鬢，還是舊日的衣裙。

我設想，只是她較舊日更是弱怯，
她又急急地前行，不肯少歇，
那不曾勞慣的腳兒像是在一步一跌。

我設想，她纔走到了我底墓前，
便迅速地跪下，全身振顫。
那些積累的落葉就做了她底拜毡。

我設想，她用她蒼白的兩手
掩住她底臉兒哽咽啼哭，
她底雙肩隨着她委曲的呼吸而起伏。

我設想，她那悽婉的哀聲
被冷風捉着向遍野傳送，
月兒也像驚訝地吐出了更慘澹的光明。

我設想，不久她便因傷感過度而疲憊，
呼吸漸漸地閉塞沈低，
最後是倒了下去，脣兒親着我墓上的新泥。

我設想，不久她底口兒遂啞，
只有月兒在吻着她底淚頰，
冷風在解散着她蓬鬆的鬢髮。

我設想，就這樣又到了晝色復回，
她還睡在我底墓側，爲落葉護蓋：
從此她便伴着那個土堆，再也沒有醒來……

唉！我願到野地
去掘一深坑，
預備我休息，
不願再偷生！

[LV]

頽 廢

Tædium Vitæ

我底苦心

你說我底年紀尙青，
不該在這 Café 內把酒痛飲。
但是你那里知道我底苦心！
我並非貪酒味底芳冷，
我只是想呀，想借酒汁中的頃刻間強烈之力
澆熄這不停地燒着我焦了一般肺腑的舊情！

你說我還有些聰明，
却可惜只在 danse 場中濫用。
但是你那里知道我底苦心！
我本不願這樣的任性，
都因為我想呀，想使這新假着我的慘白顏色
趕走那在回憶中擾痛了我兩眼的可愛笑容！

玫 瑰 花

在這水綠色的燈下，我癡看着她，
我癡看着她淡黃的頭髮，
她深藍的眼睛，她蒼白的面頰，
啊，這迷人的水綠色的燈下！

她兩手掬了些謝了的玫瑰花瓣，
俯下頭兒去深深地親了幾遍，
隨後又捧着送到我底面前，
並且教我，也像她一樣的捧着來放在口邊……

啊，玫瑰花！我暗暗地表示謝忱：
你把她底粉澤送近了我底顫唇，
你使我們倆底呼吸合葬在你芳魂之中，
你使我們倆在你底香骸內接吻！

啊，玫瑰花！我願握着你底香骸永遠不放，
好使我底呼吸永遠和她底呼吸合葬，

——我願永遠伴着這水綠色的明燈，
我願永遠這樣坐在她底身旁！

UNE JEUNE VAGABONDE PERSANE

她手兒在 mandoline 底絃上輕撥，
她口兒唱着令人癡迷的柔歌。
她在絃上撥，她在絃上撥，
撥出的聲音就像是在哭她底罪惡……
哦，她既然是到處地奔波，
怎能不經些可悲痛的墮落！
我在爲她傷感呀，我也在爲我傷感呀，
——我要叫她來，叫她來把頭兒枕在我底心窩！

她口兒唱着令人癡迷的柔歌，
她手兒在 mandoline 底絃上輕撥。
她唱出的歌，她唱出的歌，
分明是訴說她曾被人百般地折磨……
哦，她底故國已將要毀破，
當然她過的是忍辱的生活！
我在爲她傷感呀，我也在爲我傷感呀，
——我要叫她來，叫她來把頭兒貼住我底心窩！

A D I E U

我心中感着說不出的寂寞，

今夜我送你去飄泊！

但我更是個無籍的人，

明日，又有誰來送我！

哦，我決忘不了你！

因為你有一對好眼，

比晴天底夜星還要明媚，

因為你有一對可愛的，誘人的彎眉，

因為你奇妙的聲兒

打動了我弱病的內肺，

因為你身上的香澤

調理了我底呼吸，

並且因為你底額兒是這般的秀美，

因為你這金色的頭髮，

亂絲似的在肩上散披，
哦，我決忘不了你！

我心中感着說不出的寂寞，
今夜我送你去飄泊！
但我更是個無籍的人，
明日，又有誰來送我！

NOW I AM A CHOLERIC MAN

跳個 waltzer 罷！跳個 waltzer 罷！

我愛你這一對眼睛
好像是藍寶石的水晶，
我愛你這一頭毛髮
好像是鍍金質的絲刷。

跳個 waltzer 罷！跳個 waltzer 罷！

我要借你底腰兒
曲一曲我這僵直的硬臂，
我要借你底胸兒
壓一壓我未喘過的呼吸。

跳個 waltzer 罷！跳個 waltzer 罷！

我願我這枯瘦的容顏
在你底水晶中停留個很長的時間；

我願你底亂絲刷低揮，
來給我輕輕地掃一掃唇上的薄灰。

跳個 walzer 罷！跳個 walzer 罷！

若是明日我獨自死了時，
便再也不能到這兒來和你相見：
何若趁今日能見你時
使我底狂病先痛快地發作一遍。

跳個 walzer 罷！跳個 walzer 罷！

[v]

MELANCHOLIA

此地不可以久留

!Aθvμia

I

此地不可以久留！
海不停地喧鳴，
發出動人心臟的怒聲。
啊，不如歸去！

此地不可以久留！
雪積在山上，
一片白色冷着人底眼光。
啊，不如歸去！

此地不可以久留！
風忽來忽去地長歎，
使人全身都起着痙攣。
啊，不如歸去！

II

此地不可以久留！
男子們是又粗又惡，
只知道逢人便逞性地劫奪。
啊，不如歸去！

此地不可以久留！
女子們是裝出了愛嬌，
只會在人前做着假意的微笑。
啊，不如歸去！

III

此地不可以久留！此地不可以久留！
啊，不如歸去！啊，不如歸去！

——但是 不可以久留？我又怎能不留？
去？去？我該歸向那兒去？

勞 人

是誰使這 violon 顫抖的歎聲

來奪去了我耳旁的寧靜？

我是個勞人呀，

怎當得把這聲細聽，

哦，細聽！

是那里 marronnier 底枯葉幾張

被風擲在這寂寞的路上？

我是個勞人呀，

只有在這路上徬徨，

哦，徬徨！

三年以後

還是這用白石鋪着的，古舊的道路，
還是這綠色的河水在橋下緩流，
還是這兩行夾着道路的高柳，
還是這孤立的矮莊據在橋頭。

我慢慢地推開這莊園的門扉，
驚起了一羣小鳥在喧叫，亂飛，
各種的樹葉，花枝，落滿了一地，
葡萄蔓顫動地護着那牆邊的磚梯。

哦，一切都未曾改變，未曾改變！
只是往日我住在此地時，門內的堦前，
沒有這許多封住了入徑的，滑脚的苔斑：
此外一切都未曾改變，未曾改變！

哦，不過是三年光陰，三年的光陰！
但是當我住在此地時，心胸尙是恬靜，安穩，

今日，我却成了一個放蕩的，無希望的人。。。
其實不過是三年的光陰，三年的光陰！

我從 CAFE 中出來……

我從 Café 中出來，
身上添了
中酒的
疲乏，
我不知道
向那一處走去，纔是我底
暫時的住家……
啊，冷靜的街衢，
黃昏，細雨！

我從 café 中出來，
在帶着醉
無言地
獨走，
我底心內
感着一種，要失了故國的
浪人底哀愁……

啊，冷靜的街衢，
黃昏，細雨！

最後的禮拜日

俺！我好像看見‘死’在緩緩地過去，

我真好像看見‘死’在緩緩地過去……

唉 這個天氣！唉，這突然的風！唉，這突然的
雨！……

哦，風，來在路旁的那些樹上騷擾，放肆，

又不停地向下擲着那些與樹離別的枯枝……

哦，雨，帶着那陰鬱的，沉重的惡勢，

來把那些市場上的房屋，工廠內的烟突，公園中的
長椅，哦，一切，一切，都淋得很濕，很濕……

哦，風！哦，雨！……

這一年又要完了，一年又要完了，

俺！我底思鄉病！俺！我底傷感！俺！我底煩惱！

……

那些 *fêtes exotiques*！*Toussaint* 呀，*Noël* 呀，
都逃退得那樣的迅速，急躁！

這個最後的禮拜日，却被滿空的黑雲來妨害，損

耗! . . .

使我喫驚不小，那所有的色都槁了，所有的香都消了，所有的調子都潰散了：

可憐的河邊林！可憐的畦中花！可憐的那些能唱的小鳥！

啊啊，可憐的我，——我已被失望逼得負了一身不能治的疲勞，

我怕這個一年最後的禮拜日也就是我底最後一朝！

我願，我願這個最後的禮拜日成我底最後一朝，好使我這無用的身子像那些調子一樣去潰散，像那些香一樣去消，像那些色一樣去槁 . . .

啊啊，這個最後的禮拜日，這個最後的禮拜日，——這一年又要完了，完了，完了！ . . .

滿空的黑雲，就把這個最後的禮拜日這樣妨害，損耗！就把晝光掩得這樣的晦窒！

哦，雨，雨又來把一切，一切，都淋得很濕，很濕 . . .

哦，雨！哦，風！哦，風！哦，雨！

在這黑雲忽來忽去的晝光之下，我好像看見
‘死’，看見‘死’在緩緩地過去……

禮拜堂底鐘，響得是粗暴而悲苦，

唉，athée 的我，也在這被鐘聲激蕩的石砦之外
無言地逗溜！

那條很長的大路，

已經是少有人行走，

只有些枯黃的落葉，被雨打得不能揚起的落葉，
還隨着風勉強在地上亂撲……

那一帶不知是誰家場圍底牆頭，

不是曾掛滿過葡萄底可愛深綠？

但是現在呀，却連一根老蔓也沒有！

——再見罷，葡萄的收穫！再見罷，那些大筐，小
籃！

哦，那些放在 marronniers 下的大筐，小籃！

哦，再見罷，marronniers 底衰瘦的症候！

哦哦，marronniers 底衰瘦的症候，衰瘦的症候！

再見罷，再見罷，那些廣蔭底褪滅，那些乾壳底
剝落，還有那些褪滅與剝落中的顫抖！．．．

使我底心在跳悸的是這些地上的落葉，

——哦，落葉！落葉！落葉！

你們有很多是曾淪列在寂寞的牧場之上，任那
些牛和羊往返地踏拆；

你們有很多是集積在廣闊的 boulevard 之間，任
清道夫們底掃帚掠刮；

你們有很多是去到了遠處的山野，

聚成高丘之後，便化作烈火，使居在荒地的no-
mades 或 bohémiens 圍着過寒冷的時節；

你們又有很多是去靠近那些傾陷了的墓堆，石
碣，

爲那些無名的死人（怕總有在客中休息了的苦
兵，憔悴過度而殤的勞工，絕念而自殺的幻想者）

把沒有家族過問也沒有朋友尋弔的擴門給裝
點，陳設．．．

這又是遠處的 cors ——聽！聽！

遠處的 cors，在用牠們野愁的音調來振動我底神經……

牠們也不管人家心中是怎樣的酸痛，

只是奏着 ton ton, ton taine, ton ton! ……

啊啊，ton ton, ton taine, ton ton!

——停止罷，你們這些難聽的聲！

你們就任風把你們送，送，送，

把你們送到北，送到南，送到西，又送到東……

但是我底神經已受不住這樣的振動，

噯！停止罷，你們這些難聽的聲！

噯！Taiant! Taiant! hallali!

這個天氣，像是更加昏黯，淒迷……

唉，這個天氣！唉，這個天氣！唉，這個天氣！

那些市場上的房屋，工廠內的煙突，公園中的長椅，

可不是都埋在了腐敗的穢鏽裏？……

唉，令人得肺病的這個天氣！唉，令人得肺病的

這個天氣！．．．

啊啊，滿空的黑雲就把這個一年最後的禮拜日
這樣妨害，損耗！

被黑雲妨害，損耗的這個禮拜日給我的是思鄉
病，給我的是傷感，煩惱．．．

那所有的色都槁了，所有的香都消了，所有的調
子都潰散了；

這個天氣，這個天氣使我負着疲勞的身上更添
了疲勞！

我願，我底身子也像那些調子一樣去潰散，像那
些香一樣去消，像那些色一樣去槁；

我願這個最後的禮拜日，成我底最後一朝．．．

啊啊，這個最後的禮拜日，就被黑雲這樣妨害，
損耗！

但是，最令人難受的還是這突然的風，這突然的
雨，

哦，雨！哦，風！哦，風！哦，雨！

——我真好像看見了‘死’，‘死’在緩緩地過去……

[VI]

題

泊

我飄泊在巴黎街上

我飄泊在巴黎街上，
踐着夕陽淺淡的黃光。
但是沒有一個人知道
我心中很難治的痛瘡！

我飄泊在巴黎街上，
任風在我底耳旁苦叫；
我邁開我浪人的脚步，
踏過了一條條的石橋。

這一條條的石橋，都在橫壓着河水，
河水是滿滿地泛着暗綠；
橋上的喧聲，是正伴着晝色底晚輝，
疲倦地向水上散落，蕩浮。

噢！一年一年地，時間只是往前狂奔，
橋上的行人也儘管換替！

然而橋總是默豎着鐵欄，又堅又穩，

水總是照常地打着舊堤！

多少悠揚的音樂，多少清婉的歌唱，

和多少的恥辱，悲哀，自殺，

都在這負着近代文明城市的河旁，

在這河旁來裝點着繁華。

是的，這兒清婉的歌唱，悠揚的音樂

是送了昨天，又送着今天！

這兒底人們是只在專想夢求歡樂，

每天裏就這樣自己催眠！

但是，那些恥辱，悲哀，却總不會停止，

只見在破着城市底甜蜜。

自殺也是不肯休息：失了名的死屍

連續地向這河中來沉積。

那麼，河，你是，用你這緩流着的波瀾，

常當着那寡言般的靜夜，
在招誘那些突然幻想滅了的青年，
那些或老或少的失望者！

那麼，河，你是，把那些在文明城市裏
不能夠存在的生命，骨骸，
不能夠用出去的，誠實的感情，眼淚，
時時地收沒，時時地掩埋！•••

噢！所有的紀功坊，表彰名人的雕像，
都矗立在路旁，不搖不動！
國葬院底圓頂，誇耀着龐大的形狀，
總是驕傲地高聳在空中！

夕陽是已經在把薄影慢慢地退隱，
隔河的景色都入了糢糊；
只有風還帶着激憤的，愁人的聲音，
來掃着一切的建築，房屋。

我飄泊在巴黎街上，
只聽得風不住地苦叫；
我放開我浪人的脚步，
踏遍了河水上的石橋。

我飄泊在巴黎街上，
伴着黃昏鬱結的黯光。
但是終久沒有人知道：
我心中有最大的痛瘡！

弔 羅 馬

登大墳以遠望兮，
聊以舒吾憂心。

(屈原)

Eine Welt zwar bist du, O Rom:
doch ohne die Liebe.
Wäre die Welt nicht die
Welt, wäre denn
Rom auch nicht Rom.

(Goethe)

I

我趁着滿空濕雨的春天，
來訪這地中海上的第二長安！
聽說這兒是往日許多天才底故家，
聽說這兒養育過發揚人類的文化；
聽說這兒是英雄建偉業的名都，
聽說這兒光榮的歷史永遠不朽……

哦，雨只是這樣迷濛的不停，

我底胸中也像是被纔潮的淚在浸潤！
——惱人的雨喲，愁人的雨喲，
你是給我洗塵，還是助我弔這荒涼的古城？
我要痛哭，我要力竭聲嘶地痛哭！
我要把我底心臟一齊向外嘔吐！
既然這兒像長安一樣，陷入了衰頹，敗傾，
既然這兒像長安一樣，埋着舊時的文明，
我，我怎能不把我底熱淚，我 *nostalgia* 底熱淚，
借用來，借用來盡性地灑，盡性地揮？

雨只是這樣迷濛的不停，
我已與伏在雨中的羅馬接近：
啊啊，偉大的羅馬，威嚴的羅馬，雄渾的羅馬！
我真想把我哭昏，拚我這一生來給你招魂……

II

我看見羅馬城邊的 *Tiberis* 河，
忽想起古代的傳說：
那 *Rhea Silvia* 底雙生兒

不是曾在這河上漂過！
那個名叫 Romulus 的，
正是我懷想的人物。
他不願同他底兄弟調和，
只獨自把他理想中的都城建作。
他日夜不息，
他風雨不躲；
他築起最高的圍牆，
他開了最長的溝壑……
哦，像那樣原人時代創造的英雄嘍，
在今日繁殖的人類中能 不能尋出一個！

我看見羅馬城邊的山原，
忽想起古代那些詩人：
他們赤着雙腳，
他們袒着半胸，
他們手持着軟竿
趨着一羣白羊前進。
他們一面在那原上牧羊，

一面在那原上獨吟……

他們是真正的創作者，

也是真正的平民。

哦，可敬的人們，

怎麼今日全無踪影？

——原上的草叢，

你們還在爲誰長青？

III

啊，現在我進了羅馬了，

我底全神經好像在爆！

啊，這就是我要徘徊的羅馬了！

.....

羅馬城，羅馬城，使人感慨無窮的羅馬城，

你底遺跡還是這樣的宏壯而可驚！

我踏着產生文物典章的拉丁舊土，

徘徊於建設光榮偉業的七丘之中：

啊啊，我久懷慕的‘七丘之都’叢，

往日是如何的繁華，怎樣的名勝，

今日，今日呀，却變成這般的凋零！
就這樣地任牠亂石成堆！
就這樣地任牠野草叢生！
那富麗的宮殿，可不就是這些石旁的餘燼？
那歌舞的美人，可不就是這些草下的腐塵？
不管牠駐過許多說客底激昂辯論，
不管牠留過千萬人衆底合歡掌聲，
現在都只存了些銷散的寂寞，
現在都只剩了些死亡的沉靜……
除了路邊行人不斷的馬蹄車輪，
再也聽不見一點兒城中的喧音！
愛國的豪傑，行暗殺的志士，光大民族的著作者，
都隨着那已去的榮華，隨着已去的榮華而退隱；
榮華呀，榮華是再不能歸來，
他們，也是永遠地無處可尋！
看罷！表彰帝王威嚴的市政之堂
只有些斷柱高聳，殘塔平橫；
看罷！獎勵英雄功績的飲宴之庭
只有些黃土滿擁，荒藤緊封；

看罷！看罷！一切代表盛代的，代表盛代的建築物，
都只留得些敗垣廢墟，擺立在野地裏受雨淋，風攻

• • •

哦，雨，洗這‘七丘之都’的雨！

哦，風，掃這拉丁舊土的風！

古代的文明就被風雨這樣一年一年地洗完，掃淨！

哦哦，古代的文明！古代文明是由誠實，勇力造成！

但是那可敬愛的誠實的人們，勇力的人們，

現代的世界，他們爲甚麼便不能生存？

哦哦，現代世界的人類是怎樣墮落不振！

現代的羅馬人呀，那里配作他們底子孫！

Cato 喲，Cicero 喲，Caesar 喲，Augustus 喲，• •

唉！代表盛代人物底真正苗裔，怎麼便一概絕盡！

• • • • •

IV

徘徊呀徘徊！

我底心中鬱着難吐的悲哀！

看這不平的山岡，

這清碧的河水，
都還依然存在！
爲甚開這山河的人呀，
却是一去不回！

這一處是往日出名的大競技場，
我記起了建設這工程的帝王：
Vespasianus 是真可令人追想，
他那創造時代的偉績，
永遠把誇耀留給這殘土的古邦！
一處是靠近舊 Forum 的凱旋門，
在這一望無涯的斷石壘壘中
我好像看見了 Titus 底英魂：
當他出征遠方的功業告定，
回國時，他回國時，
這直達 Via sacra 的大道之上，
是怎樣的擁滿了羣衆，在狂呼，歡迎！
這一處是矗立雲表的圓碑，
Trajanus 底肖像在頂上端立：

我看了這碑間雕刻的軍馬形迹，
我全身是禁不住的震懾，
震懾於他往日的蓋世雄威！

• • • • •

徘徊呀徘徊！
過去那黃金般的興隆難再！
但這不平的山岡，
這清碧的河水，
都還未曾崩壞！
我只望這山河底魂呀，
哦，速快地歸來！

V

歸來嚟，羅馬魂！
歸來嚟，羅馬魂！
你是到那兒去遊行？
東方的 Euphrates 河？
西方大西洋底宏波？

南方 Sahara 底沙漠？

北方巴爾幹山脈底叢雜之窩？

哦，那一處不留着往日被你征服的血痕？

難道今日你爲飢餓所迫，竟去尋那些血痕而吞飲？

你可聽見尼羅河中做出了快意的吼聲？

你可聽見 Carthago 底焦土上吹過了嘲笑的腥風？

哦，歸來嚟！歸來嚟！

你若不早歸來，你底子孫將要長死在這昏沈的夢中！

——唉唉，Virgilius 與 Horatius 底天才不存！

Livius 底偉大名作也佚散殆盡！

這長安一樣的舊都呀，

這長安一樣的舊都呀，

我望你再興，啊，再興！再興！……

四月，一九二三。

別 羅 馬 女 郎

我可敬愛的羅馬女郎，
你，我將永遠不忘！
今晚的我呀，
就要別你這個光榮的故鄉！
你底故鄉，雖是惹人戀想，
但爲了和你相別呀，
我纔能這般惆悵，這般惆悵！

我最敬愛的羅馬女郎，
我一定是永遠不忘！
今夜的景色呀，
却怎麼是異常的淒涼！
淒涼，淒涼，我獨行在街上，
我想這兒若沒有你呀，
這羅馬城，怕只是個沙漠的窮荒！

但 丁 墓 旁

現在我要走了(因爲我是一個飄泊的人)!

唉,你收下罷,收下我留給你的這個真心!

我把我底心留給你底頭髮,

你底頭髮是我靈魂底住家;

我把我底心留給你底眼睛,

你底眼睛是我靈魂底墳塋……

我,我願作此地底乞丐,忘去所有的憂愁,

在這出名的但丁墓旁,用一生和你相守!

可是現在除了請你把我底心收下,

便只剩得我向你要說的告別的話!

Addio, mia bella!

現在我要走了(因爲我是一個飄泊的人)!

唉,你記下罷,記下我和你所經過的光陰!

那光陰是一朵迷人的香花,

被我用來獻給了你這美頰;

那光陰是一杯醉人的甘醇,

被我用來供給了你這愛唇……

我真願作此地底乞丐，棄去一切的憂愁，
在我傾慕的但丁墓旁，到死都和你相守！

可是現在我惟望你把那光陰記下，
此外應該說的只有平常告別的話！

Addio, mia Cara!

動身歸國的時候

昨夜我作了一個奇怪的夢。

我回到了已死的世紀，我故國底已死的世紀——我看見了治水的大禹，我看見了三千門徒圍着的孔子，我看見了在江邊行吟的屈原，並且我看見了建造萬里長城的那些不留姓名的大匠……

哦！天是那樣的清！風是那樣的溫！……

哦！好偉大的山！好壯麗的河！……

我底靈魂充滿了榮耀的陶醉，我底肺部漲滿了自傲的呼吸，我把身子浸在那潔淨的陽光中，受着健全的空氣底愛撫。

.....

但是，甚麼！甚麼！怎麼突然是一片荒墳？怎麼突然望不盡的焦土？怎麼我底耳旁忽變成了可怕的寂靜？怎麼我底腳下全是些枯骨，死屍？甚麼！甚麼！甚麼！……

昨夜我作了這樣一個奇怪的夢。

啊啊，今早我由夢中醒了轉來，我身上的神經纖維全像是在被烈火焚燒，我底兩眼像是得了épiphora，並且像一個狂人似的，我用我握得很緊的拳頭猛捶着我自己底胸膛，我喊叫，喊叫，啊啊！我底心都幾幾乎跳到了我底口裏……

我纔發見了我底罪惡，纔發見了我懶惰的罪惡，自私的罪惡——這兒不是我應該久留的地方，唉，去罷！去罷！……

去罷！還在這兒迷戀甚麼熱愛的情婦！

去罷！還在這兒沉湎甚麼芳烈的醇酒！

去罷！還在這兒居住甚麼華美的房屋！

去罷！還在這兒信託甚麼誠意的朋友！

怪可憐的，怪可憐的是我在這兒濫用了的
感情！

怪可憐的，怪可憐的是我在這兒浪費了的
聰明！

怪可憐的，怪可憐的是我在這兒丟棄了的

青春！
怪可憐的，怪可憐的是我在這兒失掉了的
真心！

唵！我在這兒，在這兒儘管把我自己斷送着！

• • •

我就忘記了我底來歷，我就忘記了我底出生地，
我就忘記了我是一個有故國的人。

——哦，我，我是一個中國人呀！

我是中國人！

那兒，是往日產文明的舊土，
有過英雄，豪傑捨身，流血，
有過詩人，志士高歌，痛哭 • • •

我是中國人！

那兒，有歷史要和地球同滅：
出過能創造時代的天才，
出過苦心救人類的聖者 • • •

啊，我是中國人，光榮總在我靈魂中存
在，
我應該紀念過去，
還應該悼傷現在，並且更應該希望未
來！

啊，我是中國人，不應該求甚麼幸福，
安寧：
還是迅速地歸去，
去揮我能流的眼淚，作我能知道的犧
牲！

是的，現在我底故國却是快要變成火後的廢墟
了。那兒已經失了溫暖的白晝，那兒已經失了柔和的
黑夜，那兒已經失了潔淨的晴天底藍色……——
是的，現在我底故國却是快要變成火後的廢墟了。

唉，還是歸去，歸去！我歸去，那怕僅僅是為去到
那兒人們中間作一種無意識的哭喊，那怕僅僅是為
去到那兒看護一個最不重要的受傷的人，那怕僅僅

是爲去到那兒抱一抱從前認識或不認識的一架已朽的骨骸……

我，沒有能力的我，只會和故國底人們一同受苦，——只會和故國底人們一同受苦也好，總之，還是歸去，歸去！

•

噯！我在這兒，在這兒儘管把我自己斷送着！

•••

今日我纔要走了，決心地走了。——我何嘗不知道我可以在這兒追求快樂？我何嘗不知道我已對這兒生了難捨的情意？不過，我既然得了 *nostalgia*，就須當服從 *nostalgia*：這兒底一切雖然都好，但終竟不是我的！

那些 *bals* 內徹夜的音樂，
能使人在亂噪中感出調和。
我每當心中生了寂寞，
便去步踏那音樂……

哦，那確是能慰遣寂寞：

那時候，我就好像是另換了一種生活！

——但是，謝謝你們，謝謝你們，

你們這些 bars，從此我便再不進，不進

你們底門！

因為你們就再怎樣能使我靈魂興奮，

我在這兒却終是一個呀，一個流落的

人！

那些 bars 內酒精底烈香，

能使人把所有的憂患遺忘。

我每當心上有了痛瘡，

便去親近那烈香……

哦，那確是能平復痛瘡：

那時候，一切苦惱都離去了我底身旁！

——但是，謝謝你們，謝謝你們，

你們這些 bars，從此我便再不進，不進

你們底門！

因為你們就再怎樣能使我靈魂安穩，

我在這兒却終是一個呀，一個流落的
人！

.....

別了，別了，使我留戀的這兒底一切，使我徘徊
不忍去的這兒底一切，使我在這瀛去時動了傷感的
這兒底一切！

——Adieu Quartier latin, adieu bouquinerie
riveraines, adieu marronniers . . .

哦，marronniers,
每當暖春的時候，
我常在你們廣大的葉蔭下停留，
我最愛你們廣大的葉蔭
在溫柔的天空下開展着深綠！

哦，marronniers,
每當涼秋的節季，
我常在你們剝落的聲音中獨立，

我最愛你們剝落的聲音
好像是很憂愁而疲倦的歎息！

.....

——夠了，夠了，這兒底一切都不是我的，我就再怎樣惆悵，留連，也不能發見甚麼重要的意義，我還是堅忍地離開的好！我還是一點也不顧惜地離開的好！

唉，那麼，這兒底一切，我都看厭了，看厭了.....

Assez vu! sur les boulevards, les gens lents
ou gais,

Assez vu! toutes les longueurs des ponts et
des quais,

Assez vu! devant Notre-dame, les yeux des
filles éclatants de flammes,

Assez vu! sur les Champs-Elysées, la vive
volupté du pas des femmes.

……

*

噯！讓我慚愧罷，慚愧我過去對於有用時間
的荒廢！

噯！讓我悔恨罷，悔恨我過去對於自己生命
的失遺！

我最後再向這兒丟着表示終不能抑制悲慨
的淚眼：

但這不是惜別，是哭我棄在這兒的那些少
年的狂歡！

我那些少年的狂歡，是早已沒有了踪影，
我要是再想收回，哦，不能，不能，不能，不
能！

我知道只有孤苦，憂愁，痛瘡，絕望，陪伴我
底前途；

我知道沒有甚麼安慰，可使我心上的病傷
平復；

我知道現在是時候已到，須當收束我放蕩
的生活，
我知道我除了去愛故國，再沒有方法贖我
底罪惡！

是的，我底故國，那兒，偉大的民族，眼看就
要破裂，滅亡！

我，還是歸去，迅速地歸去，這兒不是應該
久留的地方！

這兒確能使人追求快樂，但可惜我已沒有
追求快樂的心情！

這兒是近代文明底中心，但可惜我已厭惡
這種近代的文明！

我給我底罪惡作別，給我收不回的那些少
年的狂歡作別：

從此我身上的靜脈，要專爲故國去澎漲，專
爲故國去發熱！

哦，所有我底墮落，所有我底頹廢，所有我
底倦怠，

你們，你們就好好地住在這兒，切不要跟著
我來！

唉，還是歸去，歸去，迅速而不遲疑地歸去！
難道我對於放蕩生活的享受還不滿足？

雖然我不知道我底故國能不能把我這個罪
人接收，

但我覺得就在那兒尋辱，也較勝於在這兒
儘管勾留！

總之那兒雖然快要成了火後的廢墟，但究
竟是我底故國；

我終願在那兒埋我底屍身，不怕那土地就
變得怎樣焦黑！

哦，這兒，哦，這兒，哦，這兒我底那些很久
的或不久的相識，

他們，從此總可以省去些無聊的禮貌和不
重要的言辭！

哦，這兒，哦，這兒，哦，這兒那些常常用愛

嬌迷我的女人，
她們，從此總可以少做幾次虛偽的交好，假
意的殷勤！

我一面陸續接吻在我底手上，用來向這兒
深深地送投，
一面振我底雙腳，在褪除着我不願帶走的
這兒底塵土……

*

Seine, Seine! 就是你有深綠而平靜的顏色，我也不
管了！就是你有柔和或奔放的聲音，我也不管了！
就是你有在夕陽中誘人傷感的情調，我也不管了！
——并且我一樣的不管你近旁的甚麼老倦的Tevere
甚麼帶醉的 Guadalquivir, 甚麼驕傲而貴族的Rhein
……

我，我，我現在急欲想要管的只是黃河，揚子江，
只是黃河，揚子江，只是黃河，揚子江！

十二月，一九二五。

[80]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5966B

柳亞子藏書

No.1712



樂華圖書公司